

# 中华传统养生文化内涵及海外译介与传播研究



梁勇\*

西华大学外国语学院, 四川成都 610039

**摘要:** 中华养生文化源远流长,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对养生文化的理论探讨还不充分,养生文化及术语译介史研究较为滞后。通过对哲学经典、中医药医典和丹道学典籍中的养生文化进行理论溯源,加强其内涵研究,通过核心着重术语英译史料分析,探讨中华传统养生文化英译历史与现状,从翻译和跨文化传播视角系统考察其海外传播与接受。通过翻译描写研究,文章指出,养生文化及其术语英译随时代不断变迁,汉学家和学者们在不同历史阶段,采用差别迥异的翻译策略和方法,但总的来说,归化多于异化,音译数量少。新时期养生文化英译与传播研究可注重翻译策略的灵活多元,适当增加异化翻译策略,包括如音译加注和文内加注等方式,加强多模态传播和译介路径,在准确阐释中国传统文化实践活动中不断展示中国学术观点,推动中华传统文化更广泛的国际交流。

**关键词:** 养生; 中国文化; 中医; 译介; 传播

**DOI:** [10.57237/j.cll.2022.01.006](https://doi.org/10.57237/j.cll.2022.01.006)

## A Study on the Connot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Life Nourishing and Its Overseas Translation and Dissemination

Yong Li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Xihua University, Chengdu 610039, China

**Abstract:** The Chinese culture of life nourishing has a long history and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excellent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However, the theoretical discussion on culture of life nourishing is still insufficient, and the research on the culture of life nourishing and the history of terminology translation lags behind. Through the theoretical tracing of the origin of culture of life nourishing in philosophical classics, medical classic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classics of Chinese alchemy, the research on its connotation is strengthened in this paper.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English translation of key terms, the history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transl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life nourishing are discussed, and its overseas dissemination and acceptance are investigated from

基金项目: 教育部国别与区域研究备案中心西南交通大学美国研究中心项目“《周易参同契》在美国的译介与影响研究”(项目编号: ARC2022005); 西华大学人才引进项目“英国中医师理查德·博钦格对中华典籍的翻译研究”(项目编号: w222246)

\*通信作者: 梁勇, [lukeliang@my.swjtu.edu.cn](mailto:lukeliang@my.swjtu.edu.cn)

收稿日期: 2022-10-11; 接受日期: 2022-11-09; 在线出版日期: 2022-11-23

<http://www.chlanglit.c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lation and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rough the way of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the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ulture of life nourishing and its terms has changed with the times. Sinologists and scholars have adopted different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nd methods at different historical stages, but in general, domestication is more than foreignization, and transliteration is less. The research 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f culture of life nourishing in the new era can focus on the flexibility and diversity of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ppropriately increase the translation strategy of foreignization, including annotated transliteration and intra-text annotation. Besides, its ways of multimodal communication,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need to be strengthened, so as to constantly display Chinese academic views on the basis of accurately interpreting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promote wider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Keywords:** Life Nourishing; Chinese Culture; Chinese Medicine; Translation; Dissemination

## 1 引言

养生在《国语辞典》中的释义为“保养身体”，其中涉及生理和心理健康。[1]《庄子》内篇中《养生主》提出养生主要要领为“缘督以为经”[2]，指出要像顺应人体督脉一样，遵循自然中正之道，才能“保身”“全生”“养亲”“尽年”，并通过庖丁解牛的寓言揭示养生的路径是行为处事符合客观规律，循序渐进才能最终做到游刃有余。《荀子》养生篇“扁善之度，以治气养生”[3]论及修身与君子儒道相互呼应，荀子将养生视为民德之一，推崇其为个人重要准则。追根溯源，养生文化源远流长，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成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容。

## 2 中华传统养生文化内涵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本与灵魂。<sup>1</sup>它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质，烙印在富有特色的中华民族思想、制度、历史及社会等各个方面。中华养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历代人民对人体生命的不懈探索精神，反映了中华儿女“重人贵生”的积极思想，具有普世价值和重要意义。中华传统养生文化的理论渊源丰富而旁杂，可从哲学、医学、丹道学三大方面对养生文化进行理论溯源。[4]

中国传统哲学典籍阐发养生思想，记载丰富的养生术语，其中包括《周易》《老子》《列子》《庄子》《子华子》《管子》等先秦经典。例如《易经》开篇“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5]，说明君子白天自强

刚健，傍晚警惕自厉，进而突显人与天密切联系，彰显古人崇尚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哲学思辨。《老子》强调“专气致柔”“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万物得一以生”[6]，突出了形神兼修、顺应自然的传统养生智慧。此类典籍为中华传统养生文化提供了永不枯竭的理论源泉。

中医药医典，如《黄帝内经》《养生论》《养性延命录》《千金翼方》等，集中记述和阐释了众多养生术语。中华中医典籍的肇始可追溯到《黄帝内经》，其中包含大量养生文化，例如《素问·气交变大论》在哲理上与道家思想一脉相承，书中“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7]，其中强调了天、地、人相互作用之道。历代道医为中医养生学的延续提供了最为重要的医学经验，是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生存智慧。

丹道学实践了养生术，涵盖大量养生术语。诸如《周易参同契》《阴符经》《黄庭经》《抱朴子》《悟真篇》《金丹四百字》等道家文化经籍建构了中华文明中特有的丹道文化，不仅成为了早期化学科学的萌芽，同时为中医养生理念体系的形成提供了有力支撑。在万古丹经王《周易参同契》上篇，魏伯阳创造性地建构了养生理论模型，援引周易、黄老之学，结合炉火修炼之术，创造出中华养生文化中重要的丹道之源，诸如“抱一毋舍，可以长存”“吉人相乘负，安稳可长生”，指出了道生为一，既要重视“养性”，又需“含德”，才能顺应黄老之学，“归根返元”，这为后世内外丹养生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8]作为中华传统养生文化的核心组成要素，养生术语的海外译介史研究亟待加强。

<sup>1</sup>参见习近平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 15 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2014 年 12 月 20 日。

### 3 传统养生文化对外译介史和国内外研究

自十八世纪以来三百余年，在中西文化交流历史进程中，中医典籍陆续受到西方传教士的翻译和介绍，其中《黄帝内经》《伤寒论》《洗冤录》《本草纲目》《金匱要略》等通过译介传至西方，开启了中西医养生观念、疗法、药物等多方面的文化碰撞。自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中叶，数十种介绍中医的英文期刊相继问世，其中不乏对养生文化的介绍，根据统计，主要包括如《中国医学杂志》(Chinese Medicine Journal, 1887)《国家医学杂志》(National Medical Journal, 1915)《远东医学》(Medical Science in the Far East, 1939)和《医学进展评论》(Review of Medical Progress, 1944)等。[9]

而二十世纪下半叶，随着数字人文技术不断发展，中医典籍译介蓬勃发展，中医英汉辞典的编撰、中医英汉教材数量出现较大增长，并出现不少大部头重要著作问世，例如李约瑟(Joseph Needham)主编的英文版《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二分册(1974)以专章对中国古代炼丹术与长生术，肯定了中国古代化学科技对现代科学的重要贡献，而随后出版的分册中还专题论述了中国炼丹仪器、内丹等与养生密切相关的主题。[10]此外，在李约瑟去世后，此项浩瀚的工程仍在继续，由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席文(Nathan Sivin)主编的第六卷第六分册以专题方式，研究了中国传统医学、药学，对中医思想、典籍、疗法和历史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涉及针灸、中医免疫学和中西医对比，其中译介了部分重要医典，例如《黄帝内经》(The Yellow Emperor's Treatise) [11]，此分册对中医的历时梳理内容翔实。目前，中医英译研究已经逐渐细化，向纵深发展，但目前养生文化及其术语英译史的描述性研究还不系统与深入。

国内研究方面，李照国(1996)分析了中医术语结构与英译，将名词术语分为主谓、动宾、连动、取象比类和重叠等九类。[12]目前的研究主要包括译法探讨[13]，对单个词的英译探讨[14]，以及对语料库可行性的初步探索[15]。对于养生术语英译，学者潘玥宏、张淼(2019)将中医养生术语分为二字到五字不等，认为三、四字术语占比最高(超过65%)，并从目的论探讨养生应用术语的英译方法。[16]而这些研究或侧重于规定性研究，或缺乏历时的描写翻译研究及有层次的系统性论述。在总量上，目前对传统养生文化的英

译论文不足百篇，对养生术语英译的研究不到十篇。而反观国外研究，养生文化英译的相关研究同样少见。通过在科学引文索引文摘核心数据库(Web of Science)检索“养生”(如“Yangsheng”“Nurturing life”“Cultivate self-health”“Nourishment”)等词，发现有国内外研究者撰写的百余篇论文，鲜见论及其英译史和对外传播问题，加强其英译史研究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 4 “养生”理论术语英译史料辨析

“养生”一词本身即是英译史研究中的关键术语，对它的英译考察可从《庄子 养生主》中窥见一斑。《庄子》的英译史已逾一个多世纪，其英译肇始可回溯到汉学家巴尔福(Frederic H. Balfour, 1846-1909)的译本。巴尔福(1881)将“养生主”译为“Rules respecting the nourishment of life”[17]，其采用的“Nourishment”即可指物质上(如食物)，也可指精神上的富有营养的物品，用以表达“养”的内涵，贴合中文内涵。此译法对早期的译者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下文多位汉学家的译文。

英国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 A. Giles, 1845-1935)是《庄子》的第二位英译者，在其译本中将“养生”翻译为“Nourishment of the Soul”[18]，突出了庄子本身对养神重要性的阐发，“Nourishment”词义有“养人、滋养(keeping a person alive and well)”的含义。英国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在对《老子》、《庄子》的译本中分别使用“Nourishment of the Person(养生)”以及“Yang Shang Ku, or Nourishing the Lord of Life(《养生主》)”。[19]通览译文还可发现，理雅各在英译文中对多数专有汉语名词均添加了威妥玛拼音予以标注，体现了他独特的音译加意译的翻译方法，也从侧面展示了其良好的汉学研究能力，可见前期“养”的字义在汉学家笔下多以“Nourish”进行对应。

美国汉学家魏鲁男(James R. Ware)是20世纪30年代在哈佛大学取得中国学研究博士学位的第一人，他还与哈佛大学埃利舍夫教授(Serge Elisséeff)在1936年共同创办了知名刊物《哈佛亚洲研究学报》(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在他的《庄周语录》(1983)一书中翻译了部分庄子章节，其中第三章使用“Preservation of Life Takes Precedence”[20]翻译“养生主”篇名。美国当代汉学家华兹生(Burton Watson, 1925-2017)的《庄子菁华》选译本1964年出版，4年后又推出了《庄子》全译，并多次再版(如1996)，较为权威，颇受好评。他另辟蹊径，将“养生主”译为“The



Secret of Caring for Life” (2003) [21], “养”即为“Care for”, 除关心、关怀的意思, 该短语有“喜欢或爱 (like or love)”的含义, 赋上了多一层的情感维度。美国汉学家梅维恒 (Victor Mair) 将养生的名词义英译为“Nurturing life”, 将其动词义译为“to nourish life”。[22] 其中动词“Nurture”的比喻含义有“滋养 (help the development of sth.)”的意义, 与养生的意象显得贴切, 同样适用。美国当代诗人哈密尔 (Sam Hamill, 1943-2018) 和学者型译者西顿教授 (J. P. Seaton) (1999) 在《庄子》的合译本中, 同样采用了“Nurturing life”来翻译“养生”这一概念, 同时在译本中多处使用“Nourish”来表达养生之意。[23] 可见“养”的含义同样可用“Nurture”予以对应。

中国学者林语堂 (1895-1976) 是二十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重要的人文学者, 他使用“The Preservation of Life” (1963) 表达“养生”的概念, 英文词的重点含义为“保存、保护免受损害”, 这是与前人不同的译法, 与《庄子》原文中的“全生”即“保全生命”的英译“preserve your life”术语保持了一致。[24] 中国学者汪榕培的英译将内篇第三章《养生主》释义为“Essentials for Keeping a Good Health”[25], 此处将“养生”意译为“保持良好健康”, 强调了养生达成的状态, 也是目前汉英词典中普遍采用的解释。另有中国学者提出可分时间阶段进行翻译, 可供参考。沈艺 (2006) 建议在当前可采用拼音“Yangsheng”加注的译法, 等英语世界读者逐步熟悉后, 可直接使用拼音进行音译, 类同于“阴、阳、气”等的翻译方法[26]。英国汉学家韦利 (Arthur D. Waley, 1889-1966) 的译法正好与学者沈艺的提议相互印证, 韦利将《庄子》第三章“养生主”翻译为“Principles of Life Nurture”, 同时直接使用拼音“Yang-sheng”, 并随即补充“nurturing life”, 还加以解释为“保存人体重要精力 (Conserving one's vital energy)”[27], 结合了音译、意译和释意, 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和表达力。

通过以上“养生”这一术语的英译史料梳理发现, 术语英译经历了历时流变, 在不同阶段译者会使用不尽一致的译法。就这一术语而言, 在 19 世纪末的三位海外汉学家, 多使用了与“nourish (滋养)”相关的译名。而在 20 世纪中前期, 中国学者林语堂和三位汉学家使用了有别于前人的译名, 例如使用“preservation (保全)”“Nurture (培育)”“care for (关爱)”等词以及音译“Yang-sheng”, 较大地丰富了原文意象, 译名的选择面变得宽广。在当代的译介中, 也不乏较有新意的译法, 例如将其意译为“keep a good health”, 即体现了养生保持健康的本义。以上译介案例体现了译文随着历史语境的变迁, 在译者主体性的影响下, 译文会产生明显差异。由此可见, 在新时期养生文化英译与对外传播中, 音译、直译与意译均是可行之策, 在翻译实践中, 关键是要结合原文具体文本语境清晰准确地传达原语内涵, 同时了解和尊重受众国和区域的文化特点, 而适当的增译与异化翻译能使目标读者更准确地理解中国文化, 能进一步促进文化传播与英译研究。

## 5 传统养生医学名词与养生方法英译史料分析

中医术语在养生学占据重要地位, 是养生文化的医学支撑, 俗语“十道九医”, 说明道家文化与中国传统医学密不可分的关系, 而养生文化与此同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庄子·养生主》核心观点即“缘督以为经”<sup>[2]</sup>。“缘”指顺着, “督”为人体背部正中的督脉, 影响人的精气神, 是中医关键术语之一, 引申为“中道”的养生理念。“经”指“常常”, 这表明养生需要常常遵循中正不倚的自然之道。通过历时梳理, 我们将此句的英译整理如下, 见表 1。

表 1 养生观“缘督以为经”英译文史料历时对比

译者、年份	英译文	评述
巴尔福 Balfour, 1881	Conforming to a middle course that the uniform course of world is produced	意译法/归化, 另指出其与《中庸》相通
翟理斯 Giles, 1889	Pursue a middle course	意译法/归化
理雅各 Legge, 1891	An accordance with the Central Element (of our nature) is the regular way	直译为主, 加注补充
林语堂, 1963	Pursue a middle course as your principle	意译法/归化
魏鲁男 Ware, 1983	Let adherence to supervision, therefore, be the warp of your life	字字直译法/异化
华兹生 Watson, 1964	Follow the middle; go by what is constant	意译法/归化
梅维恒 Mair, 1994	Follow the central artery as conduit	直译/异化
汪榕培, 1999	Keep to the proper way	意译法/归化, 省译

在以上八个英译文中，原文“督”既实指督脉，又隐喻自然中道，是中医典籍中常见的隐喻表达之一。“督”的英译文中，有五句（占比 62.5%）采用意译翻译法，其中海外译者占三位，中方译者占两位，他们通过使用“middle course（中间的道路）”或“proper way（适当的道路）”直接译出其隐含意义，属于归化翻译，让目标读者能直接了解文本内涵，可读性强。以上译文直译法有二句（占比 25%），这两位译者均为海外汉学家，将“督”翻译为“Central Element（中央元素）”或“central artery（中枢动脉）”，尽力保留了原文的医学意象，其译文是带着读者向原作者靠拢。此外，还有一句（占比 12.5%）使用字对字的翻译，将“督”和“经”分别翻译为“supervision（监督）”和“warp（织物的经线）”，是较为“生硬”的翻译。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以上译文中没有一例是采用汉语拼音“du”再外加注释。

可见，在中医文化和术语翻译时，由于社会历时阶段的不同，前期译者更青睐于归化翻译，这也与近期学者的发现吻合。王曦、方廷钰归纳出近 30 年中药成分名的翻译策略，发现自 1989-2018 年，归化为优势策略，平均占比超过 87.7%。[28]我们认为以上例证说明含有特定文化负载意义的词或概念是翻译较难处理的方面，尤其是针对隐喻、双关等文学性较强的表达，由于不同译者对原文本的认知理解不同，译文的和读者对象的差异，使得这类词句的翻译变异现象较多，是未来深入研究的重点。

养生方法可从宏观和微观两层次进行分析。宏观层面上，养生与养性、养命息息相关，在精神（mind）和形体（body）两方面自我修养。中华传统道家文化对养生探讨颇多，例如采用冥想（meditation）、内丹（inner alchemy）等方法以期实现延年益寿。《黄帝内经·素问》（2012）提倡“饮食有节，起居有度，不妄动作”。[29]《养性延命录》中“食诫篇”养性之道反对“饱食便卧”、“终日久坐”及“久视、久卧、久立、久行”等，倡导“食毕行步（五里许）”“先饥乃食，行渴而饮”“食气存神”，提出了具体而有效的养生方法。

具体的养命方法还包括呼吸吐纳（行气）、导引健身（按摩）、饮食养生（食诫）等。韦利（1939）的英译为：呼吸法“Breath control”、导引法“Physical exercise”、饮食法“Diet”，英文简洁明了，传达出中文的实质内涵。此外，韦利（Arthur Waley）还通过类比法，将中华健身养生与印度瑜伽（Yoga）相关联，同时又说明了健身法与呼吸法是相互联系的（associated with breath

control）。[27]养生具体技法和其它术语英译还可对比不同辞书，例如以研究中医英译著名的汉学家魏迺杰（Nigel Wiseman）《英汉汉英中医词典》（1995）里就包含上万条中医词汇，包含药物名、方剂名等[30]；同时参考国际标准的译名，如影响较大的中国国家标准《中医基础理论术语》、海外国际标准《中医基本名词术语中英对照国际标准》和由世卫组织（WHO）发布的《传统医学名词术语国际标准》，在翻译时根据实际情况，做到译名统一，切实可行。

## 6 结论

综上所述，在译介学理论视域下，借鉴海外汉学研究范式，对中华养生文化内涵和译介史进行历时梳理，通过客观描写、定量分析法，整理出不同历史时期不同译者的翻译，对核心术语英译进行阐释与分析，并探讨背后的文化成因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详细翻译描写研究，梳理汉学家、翻译家等的翻译史料事实，以上述译介史为借鉴，可以看出汉学家和学者们在不同历史阶段，采用差别迥异的翻译策略和方法，但总的来说，归化多于异化，音译数量少。而在新时代，可适当增加异化翻译策略，包括如音译加注和文内加注等方式，在准确阐释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践活动中不断展示中国学术观点，彰显中国译者的主体性、创造性，这也是中华传统典籍翻译与文化研究需要进一步重点研探的方面。中华养生文化术语研究不仅涉及中医领域，还包括哲学、丹道学等方面。养生术语的英译研究可从理论概念、中医学术语和操作方法等，多方面、立体式进行探究。

当代翻译研究范式自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研究重点从文本、文化、认知和社会等方面，实现了多次“转向”。根据切斯特曼，翻译研究的文化研究范式主要关注翻译历史、伦理、传统等，考察口笔译者在文化演进过程中的角色和影响；认知研究范式研究译者思维过程、情绪作用、对待规范的态度等；而社会学视角聚焦于译者的社会关系、地位、工作流程、人与人以及技术的关系等。[31]结合中医和养生文化拓展翻译研究维度，除对翻译产品进行描述性研究外，还可对译者翻译中医传统文化的翻译过程、译者的社会资本等进行分析，以及结合语料库等软件进行量化研究。而遗憾的是，目前已出的较为知名的牛津版（2011）[32]和劳特里奇版（2012）[33]翻译研究手册中，虽有涉及医药翻译理论，但未见有与中华医药学翻译实践和理论相关的条目，此领域亟

待拓展和深入。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全面深入研究,需要更系统地研究与传播养生文化,持续进行国际学术交流,如加强中外合作译介,关注文本译介在目标国的影响与文化建构等,展开深入的译介研究,加强文化意象在他国的变异、扭曲、失落等研究[34],推动养生文化研究的国际化与专业化,提升中国学者在养生文化和传统文化译介研究领域的国际学术话语权,推动更深入的中外文化互动和互鉴。

## 参考文献

- [1] 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编. 国语辞典 [Z].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
- [2] 庄子. 庄子. 孙通海译注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55.
- [3] 荀子. 安小兰译注.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20.
- [4] 梁勇, 李孝英. 中医养生文化的理论渊源与对外传播[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9-11-26.
- [5] 周易. 郭彧译注.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6.
- [6] 老子. 老子. 饶尚宽译注. [M]. 北京: 中华书局.
- [7] 黄帝内经 素问. 李照国英译, 刘希茹今译. [M]. 西安: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5: 790.
- [8] 魏伯阳著, 萧汉明校, 吴鲁强等英译. 周易参同契(汉英对照) [M]. 长沙: 岳麓书社, 2012.
- [9] 付明明. 中医英译史梳理与存在问题研究 [D].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2016: 26-28.
- [10] Needham J.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 05 (Chemistry and Chemical Technology). Part II: Spagyric Discovery and Invention: Magisteries of Gold and Immortality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4.
- [11] Sivin N.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 06 (Biology and Biological Technology). Part VI: Medicin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2000: 74-75.
- [12] 李照国. 中医名词术语的结构及英译 [J]. 中国翻译, 1993 (06): 28-30.
- [13] 沈艺. 中医养生术语英译法灵活性原则探究 [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12 (10): 2691-2692.
- [14] 邓珍珍, 沈艺. 黄帝内经中养生术语的英译: 以“德”字为例[J]. 世界中医药, 2017 (11): 304-306.
- [15] 鲁春丽, 都立澜, 陈铸芬. 中医养生术语英译语料库构建可行性分析 [J]. 国际中医中药杂志, 2017, 39 (1): 63-67.
- [16] 潘玥宏, 张淼. 目的论视阈下《黄帝内经》养生应用术语英译探析 [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19, 25 (06): 828-830.
- [17] Balfour F H. The Divine Classic of Nan-Hua, being the Works of Chuang Tsze, Taoist Philosopher, with an Excursus, and Copious Annotation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M]. London: Trubner, 1881.
- [18] Giles. H A. (tr.) Chuang Tzu, Mystic, Moralizer, and Social Reformer. [M]. London: Bernard Quaritch, 1889: 33.
- [19] Legge J. (tr.) The Texts of Taoism. Part I. The Tao Teh King, The Writings of Kwang-Tze. In 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 F. Max Muller (ed.) [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91: 198.
- [20] Ware J R. (tr.) The Sayings of Chuang Tzu [M]. Taipei: Confucius Publishing Co., 1983.
- [21] Watson B. (tr.) Zhuangzi: Basic Writings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 [22] Mair V H. (tr.) Wandering on the Way: Early Taoist Tales and Parables of Chuang Tzu. [M].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94: 25-27.
- [23] Hamill S, Seaton J P. (tr.) The Essential Chuang-Tzu.[M]. Boston and London: Shambhala, 1999.
- [24] Lin Y. (tr.) The Wisdom of China [M]. London: New English Library, 1963.
- [25] 庄子: 汉英对照. 秦旭卿, 孙雍长今译; 汪榕培英译. [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9: 43.
- [26] 沈艺. 从中医养生术语英译看中西方文化差异[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06, 21 (5): 313-314.
- [27] Waley A. Three ways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 [M].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9: 67.
- [28] 王曦, 方廷钰. 现代化中医药术语英译的时代差异——基于近 30 年辞典语料库研究 [J]. 上海翻译, 2019, 05: 27-32.
- [29] 黄帝内经. 姚春鹏译注.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
- [30] Wiseman Nigel. 汉英英汉中医词典 [Z]. 长沙: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5.
- [31] Chesterman A.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or Studies [J]. Hermes-Journal of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2009, 42: 13-22.
- [32] Malmkjær K, Windle K.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ranslation Studies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 [33] Millán C, Bartrina F.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Translation Studies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 [34] 谢天振. 译介学导论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